

再见青春 再见美丽的疼痛 再见理想 再见灿烂的忧伤
致敬Beyond 记录摇滚光辉岁月 致敬成长 70后80后青春怀旧

电影原著小说

歲月無聲

TIME FLIES SOUNDLESSLY

马德林 周旭 张东生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纸上电影

歲月無聲 TIME FLIES SOUNDLESSLY

马德林 周 旭 张东生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无声 / 张东生, 马德林, 周旭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093-3571-0

I. ①岁… II. ①张… ②马… ③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3226号

策划编辑: 刘 峰 (52jm.cn@163.com)

责任编辑: 曹译丹

封面设计: 周黎明

岁月无声

SUIYUE WUSHENG

著者 / 张东生 马德林 周 旭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6

印张 / 13.75 字数 / 188千

版次 /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3571-0

定价: 29.8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 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66022958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17726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目录

001 第一章 维纳斯

在一个边远的西部小城，马卫国、四化、铁头三个高中生正享受着成长的快乐与烦恼。青春年少的他们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过剩的精力，流行音乐、武侠小说是那个年代留在他们脑海中最深的记忆。一个叫杨朵朵的北京女孩的到来改变了一切，马卫国沉迷于她天使般的美丽、公主般的高傲、大都市赋予她的时尚和见多识广。他跟踪杨朵朵却被发现了，从而得以进入白雪公主的闺房，就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一样成为朋友，并开始接受音乐的启蒙。在马卫国的眼中，杨朵朵就是“维纳斯！”

035 第二章 再见理想

白雪公主不会嫁给七个小矮人，杨朵朵也没看上马卫国。她心仪的是英俊矫健的体育老师沙威。马卫国的姐姐马红梅

意外怀孕，男友罗刚却逃亡了。在杨朵朵的帮助下，马红梅得以顺利地做了流产手术，但却没逃脱被流放到乡下的命运，被迫嫁给了一个傻子。杨朵朵还帮了马卫国一个大忙，就是让他知道了 BEYOND，知道了《再见理想》，这成为他一生的珍爱。马卫国还画了两张 BEYOND 的门票，说是要带杨朵朵去香港看演唱会。高考之后的毕业晚会上，马卫国艰难地唱着《再见理想》，而杨朵朵却躲在图书馆里与沙威偷情，被抓了现行。

沙威为了洗脱勾引未成年少女的罪名，污蔑杨朵朵像婊子一样勾引自己，绝望的杨朵朵当中脱下自己的裤子，证明自己是个处女。马卫国为杨朵朵复仇，混乱中四化将沙威打成重伤，落在现场的写有马卫国名字的手绘门票成为重要线索。在高考中名落孙山的马卫国大包大揽，将未来留给了考上大学的四化和铁头。去拘留所的路上，杨朵朵追逐着警车，接住了马卫国递出来的写有她名字的门票，可是脚下一个趔趄，门票被断成两截，分别留在两个人的手里，青春被撕裂了，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

085 第三章 光辉岁月

马卫国被判五年徒刑。在监狱中，马卫国为了早日出去见杨朵朵，完成他们去听 BEYOND 呐喊的约定而苦练吉他积极改造。但命运偏偏捉弄他，BEYOND 主唱黄家驹的意外死亡让他和杨朵朵的约定化为泡影。马卫国在绝望中将向自己挑衅的狱霸打成重伤，被加刑四年。此时，铁头终于追到了他喜欢的女同学李芳；四化则在大学毕业后追随邓小平南巡的步伐闯荡商海，功成名就。香港回归那年，四化和铁头接马卫国出狱，重温昔日的友情。看过破败的学校和工厂，在变成傻子的沙威面前真诚地说了一声“对不起”，马卫国决定到北京闯出一片天地来，他没有求助在北京的四化，而是

干上了艰苦的推销，拿着微薄的收入，承受超负荷的艰辛。

133 第四章 生活的网

一个偶然的機會，馬衛國認識了一個摔斷腿之後生活落魄的舞蹈演員——李紅霞，兩個漂泊在異鄉的人借助奇妙的緣分彼此依靠着走進了婚姻的殿堂。雖然他們很想要個孩子，但由於過去荒唐的生活，李紅霞喪失了生育能力，馬衛國原諒了李紅霞紛亂的過往，他們領養了一個恬靜的女孩——多多。一家三口過上了幸福而安穩的日子。

163 第五章 一切都是命運

李紅霞病來如山倒。馬衛國找到四化，用一個“我的下半生值不值二十萬”的承諾借來醫藥費給李紅霞看病，負債累累。為了讓自己也讓馬衛國解脫，李紅霞選擇了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結束了她短暫的坎坷的一生，飽嘗生活的艱辛卻在幸福到來的時候撒手而去，留下馬衛國獨自艱難地撫養着多多。

189 第六章 這也是一切

長大的多多失去了兒時的乖巧和文靜，越來越獨立越來越叛逆，奇裝異服，與一群PUNK造型的少年混跡在一起。馬衛國覺得自己與女兒的隔閡越來越深，越來越無法溝通，因為多多出口傷人，說BEYOND是死人歌，衝動的馬衛國打了她一個耳光，多多離家出走。馬衛國找遍了北京，終於在三里屯找到了多多。多多正被一群小混混欺負，馬衛國像一頭髮怒的獅子保护自己的幼仔，多年不動拳腳的他以一當十，把小混混打得抱頭鼠竄。回家的路上，馬衛國為了打破尷尬的氣氛打開收音機，卻意外地聽到BEYOND的《再見

理想》，往事一幕幕浮现在心头，杨朵朵、李红霞、青春年少时的无知莽撞、这些年的艰辛坎坷，马卫国不禁失声痛哭。泪水洗刷了悲伤，也冲走了他与女儿之间的那堵墙。在杨朵朵的陪伴下，马卫国到五棵松体院馆听 BEYOND 的摇滚演唱会。一个少年递给马卫国半截门票，撕裂的青春就像两张门票一样瞬间愈合。杨朵朵也在这里，两个人多年前的约定终于完成。马卫国牵着多多的手走向舞台，耳边是唱响的 BEYOND《岁月无声》。

第一章 维纳斯

在一个边远的西部小城，马卫国、四化、铁头三个高中生正享受着成长的快乐与烦恼。青春年少的他们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过剩的精力，流行音乐、武侠小说是那个年代留在他们脑海中最深的记忆。一个叫杨朵朵的北京女孩的到来改变了一切，马卫国沉迷于她天使般的美丽、公主般的高傲、大都市赋予她的时尚和见多识广。他跟踪杨朵朵却被发现了，从而得以进入白雪公主的闺房，就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一样成为朋友，并开始接受音乐的启蒙。在马卫国的眼中，杨朵朵就是“维纳斯！”





—

向左看，小龙女长发飘飘，白衣似雪，面带天使般纯净的微笑，轻盈地走来；向右看，王语嫣攥着武林秘笈，眼角秋波流转，飘向自己。那微笑，那眼神，把人的骨头都看酥了。正在这时，赵敏不知从什么地方兀然地冒了出来，脸胀得通红，眸子中燃烧着嫉妒的火焰。

“你这个花花公子，负心郎！这么快就移情别恋，左拥右抱了。今天我就断了你的子孙根，看你以后怎么拈花惹草？”

“你这女娃……”

话音未落，赵敏飞起一脚，正踢在裤裆上，那叫疼啊！

小龙女和王语嫣异口同声：

“卫国！”

马卫国趴在课桌上，在梦里一会儿美的“嘿嘿”乐，一会呲牙咧嘴，好像真的被人踢到了命根子。

“马卫国！”耳畔响起一声炸雷，马卫国终于从梦中惊醒，好梦被人搅了，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凶狠的眼神像杀人的匕首刺向眼前胖胖的女同学李芳——外号“葛洲坝”，睡觉时哈喇子像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能把一本课本阴透了。

李芳被他恐怖的眼神吓了一跳，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就像面对一个要与仇人性命相搏的武林高手。马卫国看到李芳害怕的样子，马上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柔声问道：“葛洲坝，啥事啊？”

李芳从恐惧中缓过神儿来，她最讨厌别人叫她的外号，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讨厌！瞅你那死模样，做啥美梦哩？”说着，在马卫国的胳膊上狠狠拧了一把。

马卫国咧咧嘴，也没发作，比梦中赵敏踢的那一脚轻多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耽误我睡觉！”说罢，作势又要趴下去。

李芳一把薅住马卫国的耳朵，把他从座位上揪了起来，“甭说我没告诉你哈，你那两个死党正在操场上被人欺负咧，你管不管？”

马卫国像被针扎了一样，“噌”地一下蹿了起来，完全清醒了，他看了一眼李芳，掉头便向外跑。

太阳就像一个脸色苍白的病人，孤零零地悬在灰蒙蒙的天空中，有气无力地释放着虚弱的光线，投射在学校的篮球场上。一个破败不堪的篮球架歪歪斜斜地立在一堆石头中间，要不是这些石头压住篮球架的底盘，恐怕早就倾覆了。风雨洗礼后的篮板上，钢筋篮筐已经不见，露出霉黑的木板。篮球架上还有人晾晒了被子，被子上是一个尿出的不规则的地图。小城上空断断续续飘荡着喇叭里的秦腔声，在呜咽的风声中含混不清，听不真切。

篮球场上，稀稀拉拉的学生三五成群地玩耍着，而马卫国的两个死党——铁头和四化正站在篮球场中央，像两个对决的大侠一样对峙着。四化脚底下踩着一个篮球，经过无数双手无数日月的拍打搓磨，篮球的外皮早就磨平了，软软塌塌的，四化的脚踩在上面，陷下去一个坑。

铁头心疼地看着四化脚下的皮球，就像看着一个身负重伤、被敌人踩在脚下的老战友，小声提醒四化：“你轻点，漏气，别踩瘪哩！”

四化轻蔑地一笑，用脚碾了碾篮球，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斜着眼睛看了看胖乎乎、圆滚滚的铁头，仿佛踩在脚下的就是铁头。铁头觉得他那



副德行就像电影里小人得志的汉奸狗腿子，地上的皮球就是被他蹂躏的革命战友，登时胸中充盈着同仇敌忾、血债血偿的慷慨和悲壮。

四化挑衅地说：“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哈？”

“赌啥？”铁头警惕地问，暗自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落入敌人的圈套。

“要是额射中篮板，你就把蛤蟆放葛洲坝书包里……”

铁头气躁躁地反问道：“人又没招你，干嘛要捉弄人家？”

四化目露凶光，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往外蹦，恶狠狠地说：“谁让她睡觉流哈、喇、子！”

“你睡觉不流？”

“额的不恶心。”

“人家才不恶心咧！”

四化的眼神充满了狐疑，意味深长地问铁头：“你是看上她了吧？”

铁头被四化看得心里发毛，气急败坏地辩解道：“你胡咧咧啥！我咋会看上她？”

“咋，人家配不上你？”看铁头恼羞成怒的样子，四化非常得意，不依不饶。

铁头张口结舌，红着脸说：“她……她……她屁股那么大！”

四化愣了一下，随即爆发似地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眼泪鼻涕四溢，弯下腰，把破篮球抱在怀里，蹲在地上笑了个够，直到跌坐在地上。铁头窘迫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四化笑岔了气，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抱着篮球，艰难地站了起来，指着铁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你别光屁股……笑……笑人破裤裆！”

“额就是没看上！”铁头以革命烈士宁死不屈的倔劲儿坚持着，情窦初开的心怀既敏感又羞涩，朦胧的情愫就像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苗，既不敢暴露在阳光下，也经不起风吹雨打。

四化不再理睬不知所措的铁头，嘴里大喊一声“成交”，运足全力将脚下的篮球踢了出去，耳边是铁头的一声嘟囔——“又不是足球，咋能用脚踢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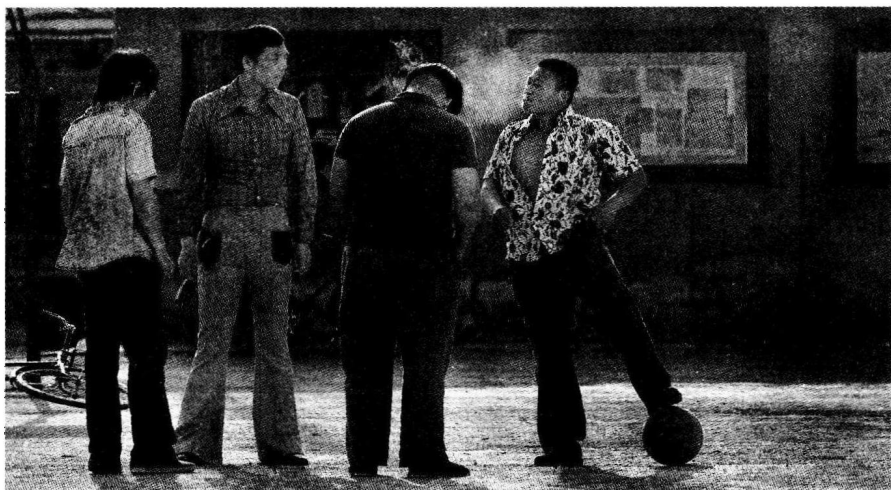
破空而出的篮球或许是对自己被当成足球踢深感不满，远远地偏离了篮筐，飞出了篮球场。四化和铁头愣怔着目送篮球远去的身影，寻找着它的落点。“力气太大咧！”四化遗憾地说。

篮球场边的小路上，两个城里的混混——罗刚和李春雷正骑着自行车，嘴里哼着跑调的流行歌曲，漫不经心地晃悠着。喇叭裤、蛤蟆镜、花里胡哨的衬衫，松松垮垮地趴在车把上，一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样子。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正在经历急剧的转型，从港台吹来的流行风席卷大陆，几十年来笼罩着人们生活的紧张氛围在和煦的春风中被扫荡得无影无踪。在这种暖意融融的环境里，人们感到新鲜、感到刺激，却又有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失落。精神世界里的某根支柱被瞬间抽走了，却没有东西可以填补它留下的空缺。于是，只好茫然地沉溺于感官的刺激和满足中，捕捉那些新潮的流行的符号，贴在自己身上，标榜个性，宣扬自我的前卫和另类。内心的空洞要靠外表的粉饰来充实，但空虚的依旧空虚，无聊的依旧无聊，兴奋的、炽热的眸子深处照旧潜藏着落寞和寂寥的阴影。正是这种精神状态造就了罗刚、李春雷这样混迹街头的青年，还有高等学府里那些如饥似渴地吞咽精神食粮、高谈阔论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的莘莘学子。他们看似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出发点却是一样的——填补内心深处的那个黑洞。

此刻，李春雷正满脸陶醉、摇头晃脑地哼着《信天游》，一句“我低头”才出口，就觉得脑袋上挨了一记重击，眼前一片金星，连人带车栽倒在地上。罗刚停住车，幸灾乐祸地说：“让你娃低头，跌破你的头！”

李春雷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嘴里骂骂咧咧：“哪个狗日的丢东西砸老子？”一眼瞥到了滚到路边的篮球，连忙在篮球场上寻觅着罪魁祸首。四化和铁头还站在篮球场中央朝这边张望，目标很明显。罗刚抱起篮球，和李春雷径直走进篮球场。

铁头老实，四化除了欺负铁头之外，见谁都怯几分。现在看到自己闯祸了，想跑又不敢跑，只好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罗刚和李春雷凶神恶煞地向自己轧过来。四化用无助的眼神看了看铁头，铁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罗刚和李春雷一人一个，将四化和铁头薅着脖领子拎到了操场旁边。四化和铁头像两个罚站的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站着，四化的手脚在微微发抖，头也不敢抬。李春雷厉声问：“哪个丢的篮球？”

四化和铁头都不敢吭声，被李春雷一人踢了一脚，“额再问一遍，是谁？再不说，捶你两个瞎熊！”

四化到底还是不想连累铁头，用比蚊子还细的声音回答说：“是额！”

罗刚取下蛤蟆镜，一边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哪个分厂的？”

四化和铁头懵懂地看着罗刚，用普通话怯怯地回答道：“子弟学校的。”

话音未落，只听“啪”的一声，李春雷一巴掌抽过去，把四化的眼镜打飞了，脸颊上留下火烧火燎的一片红。眼镜摔在地上，一枚镜片摔碎了，四化的自尊也破碎了，他感到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在往脸上涌，双手不由自主地攥成了拳头，指甲嵌进手心的肉里。李春雷看出他要发作要反抗，嘲笑道：“你个崽娃子，还要跟老子比划下？”说着就想冲上去继续修理四化，但被罗刚一把拉住了。

罗刚白了一眼像发怒的猛兽似的李春雷，责备道：“瓜皮，注意哈素质，人家念书的娃讲究五讲四美。”

李春雷嬉皮笑脸地说：“额让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

罗刚推开李春雷，从地上捡起四化的眼镜，端详了一下，“呸”，朝幸存的那枚完整的镜片吐了一下口水，认真地擦拭着，然后亲手给四化戴上。四化捏紧的拳头又松开了，他被罗刚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慑住了，失去了反抗的勇气，但内心的屈辱和愤怒并没有随着反抗的冲动一起冰释，反而在心底积聚起来，等待着一个爆发的契机。直到这时候，他才察觉有股热乎乎的东西从鼻子里流出来，李春雷的一巴掌把他的鼻血煽出来了。

罗刚兴致勃勃地伸出一根手指头，蘸着四化的鼻血，给他画了两个红脸蛋。罗刚化干戈为玉帛、缓和紧张气氛的初衷并没有得到四化的理解，反而深深地刺痛了他已经伤痕累累的自尊心。

李春雷不依不饶，又走上前，把两个中学生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找出几张可怜巴巴的毛票。他鄙夷地看了一眼铁头和四化，“穷得叮当响，记下，明天拿两块钱来，赔偿额的损失。明天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要是敢不来，小心你的尻蛋！”

就在这时，马卫国从背后冲了过来，像头疯牛一样撞向罗刚。罗刚察觉到有人从背后袭击自己，本能地向旁边跳过去，马卫国借着奔跑的惯性



和冲击力，腾跃起来凌空踢出一脚，踹在罗刚的腰眼上。罗刚被踹得踉踉跄跄地退出几步，摔翻在地，手捂着腰，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马卫国一手拉起一个，拽着四化和铁头就跑。李春雷“啊呀”怪叫了一声，追了上去，罗刚忍着剧痛从地上爬起来，跟了上来。

几个人的身影在大街小巷中风驰电掣般地闪过，就像刮过一股旋风，不明所以的行人纷纷闪避。马卫国的姐姐马红梅刚好下班路过，先是看到弟弟像尻子后面有饿狼在撵着一样，玩命似地从面前跑过去，刚想叫他，还没来得及出声，人就没影了。一回头，又看见自己相好的罗刚和他的死党李春雷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马红梅用奇怪的眼神望着罗刚，罗刚迟疑着站住了脚。

李春雷还在穷追不舍，忽然听到下面“嗤啦”一声，一副倒霉到家、非常无奈的表情浮现在李春雷的脸上，喇叭裤窄巴的裤裆撑破了。他只好用手捂着裤裆继续追逐那几个学生娃，嘴里骂个不停，可是速度明显跟不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马卫国三个人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马卫国、四化、铁头终于甩脱了追兵，靠在一堵墙后面喘着粗气。四化和铁头惊魂未定，看着同样满头大汗的马卫国。这种拔刀相助的事情马卫国干了不止一回了，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哥、两个懦弱无能的小兄弟的救星。感激的话就不必说了，彼此相视一笑，心领神会。青春年少时的友情简单纯净得就像一张白纸，令人羡慕令人向往。只是这张白纸迟早要被丢进社会现实的大染缸，渐渐变得面目全非，消失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记忆，令人懒得想起。只有少数的幸运儿凭着种种奇妙的机缘能延续这份比金子还珍贵的友谊，经过岁月的冲洗、擦拭、琢磨，历久弥新，成为毕生的财富。

马卫国、铁头、四化一起来到铁头的家。铁头家住在一座山上，属于城乡结合部，他们仨站在土墙上面对脚下的县城，享受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开阔与豪迈。君临天下、指点江山一番之后，不知是谁的主意，仨人比赛向对面的墙上屙尿，看谁的射程最远，尿得最高。

三股浑浊的颜色发黄的水柱从楼顶喷射出去，马卫国不忘自己文艺青年的本色，摇头晃脑地吟诵着：“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四化凑过来，讨好地说：“老大，应该是‘黄河’。”

马卫国愣了一下，皱着眉头认真地思考了片刻，忽然惊喜地拍了一下四化的肩膀，“对、对、对，是‘黄河’，改的好，改的好，一字千金、画龙点睛啊！”

四化正想得意一下，一阵风将尿吹了回来，仨人手忙脚乱，提着裤子纷纷躲避。

